

一字师
一字功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杨江波

北宋《五代史补》载：“时郑谷在袁州，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，有《早梅》诗曰：‘前村深雪里，昨夜数枝开。’谷笑谓曰：‘数枝非早，不若一枝则佳。’齐己矍然，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，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。”这便是成语“一字之师”的来源。

“一字之师”又称“一字师”，是指帮别人改一个字，使得诗文更加完美的老师。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为了写出佳句苦苦斟酌，有不少文学大家帮别人改一字而使一篇诗文境界两重天，成为流传百世的美谈。



苏东坡像。



杜甫像。



范仲淹像。



王安石像。

文改一字判人天

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文学家，他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广为人知。范仲淹非常敬仰东汉隐士严光，为此他写了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。这篇散文要气势有气势，要神韵有神韵，其结尾是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长。”

北宋大学者李觏是范仲淹的朋友，据宋代古籍《容斋随笔》记载，李觏认真读了范仲淹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思量了一会儿说，这篇佳作一旦面世必将引起轰动，如果能改一个字就更好了。李觏说：“云山江水之语，于义甚大，于词甚溥，而‘德’字承之，似局促，拟换作‘风’字如何？”

范仲淹听后连连点赞说，“风”既包含“德”的意思，跟前面云山、江水也很搭配，有山有水有风，非常有意境。就意义而言，“德”义狭窄，“风”义广泛；从音韵而论，“德”字短促低沉，“风”字幽远响亮，所以说“风”字改得非常精妙。

《容斋随笔》又载：“王荆公（王安石）绝句云：‘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’吴中士人家藏其草，初云‘又到江南岸’，圈去‘到’，注曰‘不好’，改为‘过’；复圈去而改为‘入’；旋改为‘满’。凡如是十许字，始定为‘绿’。”

王安石改了十多个字，最终用了“绿”字。“绿”字妙在哪里？妙在形容词活用为动词，让这个句子既有春风吹拂的画面，又有一碧千里的动感，充满诗情画意，可谓一字活而全句活。王安石改“十许字”成就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这一千古名句的故事，虽然不属于“一字之师”的范畴，却体现了王安石深厚的文字功底。

清代文学家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

说：“诗改一字，界判人天，非个中人不解。”其实，除了诗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亦是如此：改掉文中的某一个字，其境界可能就有天上与人间的差别。

“一字之师”见功力

宋代《陈辅之诗话》载：“萧楚才知溧阳县时，张乖崖作牧。一日召食，见公几案有一绝云：‘独恨太平无一事，江南闲杀老尚书。’萧改‘恨’字作‘幸’字。公出视稿曰：‘谁改吾诗？’左右以实对。萧曰：‘与公全身，公功高位重，奸人侧目之秋，且天下一统，公独恨太平，何也？’公曰：‘萧弟一字之师也。’”

故事说的是，萧楚才在溧阳县令时，看到顶头上司张乖崖的诗句：“独恨太平无一事，江南闲杀老尚书。”萧楚才当时就提笔将“恨”改成了“幸”字。张乖崖发现有人改了自己的诗，甚为不悦，就问是谁干的。萧楚才随后回答：当今天下太平，为何要用“恨”字，这容易给奸人留下把柄。张乖崖听后感激地说，老弟，你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啊！

元代诗人萨都刺很有才华，其所作七律《送沂上人笑隐住龙翔寺》在当时脍炙人口、广受好评，只有山东一乡村老叟不以为然。《元诗纪事》载，萨都刺听说此事后，专程上门请教。老叟指出了诗句“地湿厌闻天竺雨，月明来听景阳钟”的问题，直言：“此联措辞固善，但‘闻’字与‘听’字合耳。”萨都刺这才明白，“闻”与“听”，字虽不同，意思却基本一样，这犯了作诗的大忌。老叟建议，不妨将唐人诗句“林下老僧来看雨”的“看”字借来一用。萨都刺对比“闻雨”与“看雨”，玩味良久，深感后者摹景状物更具声色，顿时叹服，急忙道谢，拜老叟为“一字师”。

诗以一字论工拙

在小说《红楼梦》“元妃省亲”这一回

中，贾宝玉作诗《怡红快绿》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“绿玉春犹卷，红妆夜未眠。”薛宝钗看了此诗，提醒宝玉元妃不喜“绿玉”一词，让他改了，并说：“唐钱珝咏芭蕉诗头一句‘冷烛无烟绿蜡干’，你都忘了不成？”
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薛宝钗称得上是贾宝玉的“一字之师”，且不说元妃的喜好，就字的意境而言，用“绿蜡”来形容芭蕉的颜色、光泽，比用“绿玉”要好许多。

北宋古籍《冷斋夜话》载：“老杜诗云：‘身轻一鸟过。’文忠公、梅圣俞初得一本而失‘过’字，诸公续之曰‘一鸟疾’‘一鸟落’‘一鸟去’，及得善本，乃‘过’字。”

老杜正是杜甫，文忠公为欧阳修，梅圣俞为梅尧臣。故事说的是，欧阳修、梅尧臣这两位文坛领袖得到一本杜甫诗集，其中诗句“身轻一鸟过，枪急万人呼”中的“过”字缺失。诸公纷纷给诗句补上所缺之字，有补“疾”的，有补“落”的，有补“去”的，似乎都还不错。后来，大家才知道杜甫原文写的是：“身轻一鸟过。”《冷斋夜话》如此评论：“乃知一字之工，才力有短长也。”

杜甫诗中的主角蔡都尉武功了得，疾驰时身形如鸟儿一样掠过，枪法娴熟迅疾使得万人惊呼，以“鸟过”喻其矫健的身影，非常恰当，用“疾”“落”“去”，意境皆不如“过”。

北宋著名文学家晁补之在《鸡肋集》中也提到此事，他解释道：“诗以一字论工拙。如身轻一鸟过，身轻一鸟下，过与下，与疾与落，每变而每不及。”

“一字之师”不好当

“明月当空照，黄犬卧花荫”的改诗轶闻有多个版本，其中一个版本说的是，苏东坡在王安石书房中看到这样一首诗：“彩蝶双起舞，蝉虫树上鸣。明月当空叫，黄犬卧花心。”苏东坡觉得诗句不妥，适逢王安石外出，无法向他求证，明月怎么能叫，小狗又怎么能卧花心，就提笔把后两句诗改成了“明月当空照，黄犬卧花荫”。后来，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儋州，在那里他看到有一种鸟叫“明月鸟”，有一种虫叫“黄犬虫”，恍然大悟，是他错改了王安石的诗！

唐代别史杂记《安禄山事迹》记载了另一个改诗故事：唐朝叛臣史思明目不识丁，有一段时间却诗兴大发，爱上了作诗吟诗，一次他将樱桃赐给其子史朝义及心腹周贽，随后作“诗”一首：“樱桃一笼子，半赤一半黄。一半与怀王，一半与周贽。”小吏龙潭进曰：“请改为‘一半与周贽，一半与怀王’，则声韵相协。”史思明曰：“韵是何物？岂可以使我儿在周贽之下！”

以上两则故事到底是轶闻，不可当真，不过也反映了一个事实：“一字之师”不好当。
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：“故善为文者，富于万篇，贫于一字。”善文者能写一万篇文章，但有时会困于一字的使用。难怪，唐代诗人贾岛有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的创作经历。善文者“贫于一字”，更反衬出“一字之师”的难能可贵。何以见得？改一字，不但要深刻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、延续诗文的韵律和意境，还要起到画龙点睛、整体提升诗文格调的作用，这比写一篇普通的文章要难得多。■



《随园诗话》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